

天生好教師的有害性迷思—雖有幾十年的證據，好的教學仍然被認為是藝術而不是科學，這對教職員工和學生都造成了傷害（三）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這是黛安·奧多德（Diane O' Dowd）十幾年來一直在與之角力的問題。作為爾灣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學術人事副教務長，她利用自己的行政職位以及在神經科學講師和研究員的經歷所獲得的靈感在多方面做出變革。

根據她的學生所給的課程教學評估，奧多德自認為是一位好老師。她精通「講台上的賢者」模式、有一份有條理的課程大綱並喜歡在課堂上提出爭議性的問題讓學生們討論。

但是當她的孩子到了申請大學的年紀時，她開始思考他們是否會喜歡上她的課。她有點震驚的意識到，答案是「斷然是不喜歡」。

她回憶道：「在家裡，我們有充滿活力的對話。我們一起解決問題。而我在課堂上做的卻不是如此。」那個坐在後排的孩子，腳翹到椅子上，連帽衫的帽子拉下來遮住臉，是否偷偷的在看漫畫？「我兒子應該會是那樣。」

奧多德開始看見她的課程教學評估是多麼膚淺。是的，一些學生說她激勵鼓舞了自己，但完全沒提及她上課方式的任何細節。她也從自己做研究時最興奮（研究中包含探索、實驗和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中反思。她不禁想，她該怎麼做才能把這種能量帶進教室內呢？

我知道如何讓人到達終點線，但是這些方法跟我多有趣無關。

她在這方面的探索使她參加了一個關於主動學習的暑期教學學校，進而使她改進了所屬部門的基礎入門生物課。繼而使她獲得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教授的職位，在那裡她開始幫 STEM 的同事考慮各種大學課程的教學方式。

她說，校長聘請她擔任目前的職位是為了幫助提升整個校園的教學水準。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行一項加州大學的系統政策（一項已經存在許久卻很少使用的政策），那就是必須根據兩種形式來評估教學，而不僅僅是學生的課程評估。教授可以反省教學後將心得報告或

是教學大綱加到教學評估中。這簡單的轉變便可使教學的討論「像野火一樣蔓延」，她說。

她所做的另一個改變則是要求教職員工不能快速升遷，除非他們至少在兩個領域表現出色，而不僅僅在研究上表現亮眼。如果你光是研究方面表現很好，而教學跟業務卻不如研究那樣優秀，她說：「我不在乎你是否剛出版了四本書。」

爾灣加州大學也為了顯示對教學法的重視而設立了一個名為教學教授的職位。擔任此職位的教職員與終身教職的教授有著類似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學術評議會（Academic Senate）的會員資格。他們亦被授予了「啟動資金」用來展開他們的研究（大多數從事教學研究），例如，使用資金僱用研究生來幫助他們的工作。

雖說在校園內他們佔據的比例並不高，大約 1400 位教職員中有 100 位，但是教學教授卻深入各科系部門，進而使他們很容易就能將自己教學法的想法與心得分享給同事們。「身為神經科學的教授，我不再需要特意去教學與學習中心學習新事物，」奧多德說道。「我直接穿過走廊到同事的辦公室即可。」

其他大學也採用類似的策略來引發校內各科系對於有效教學的深度討論。

南加州大學負責學術和教師事務的副教務長克拉克說，改變始於教師評議會的一份教授對於使用學生的教學評估作為有效教學的衡量一事不滿的報告。長久以來的研究顯示這樣的評估對於女性以及有色人種是帶有偏見的。而且這些評估並不能涵蓋教授們為了提升教學所做的「幕後工作」，像是嘗試新課程或參與教師學習社團等活動。

一些在有效教學方面表現很好的教授，克拉克說，並沒有獲得最好的教學評估。他引用了哈佛大學一份著名的研究報告來解釋原因：使用主動學習這類創新教學策略的課並不總是受學生歡迎的。學生們覺得自己在傳統課堂上學得更多，即使證據顯示在上傳統教學方式的課時他們的考試表現更差。

藉由卓越教學計畫（Excellence in Teaching Initiative），南加州大學已經開始改變他們支援、評估和獎勵教學的方式。而各校園要求制定教學卓越計畫則正在進行中。

克拉克說，這想法是：要求同部門的教授一起定義好的教學法，而這舉動會使他們進而思考全體的共同目標。他們想讓學生在基礎入門課上學到什麼？部門的成員應該投入到哪一方面的專業發展？哪一種驗證過的教學方式是鼓勵講師們使用的？

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至關重要，克拉克說道。「大學對於教學文化必須要考慮周到，不能讓教員們覺得學校在暗示他們沒在工作。他們想做的是對教職員工說：『嘿！讓我們開誠布公的來談一談，對於系統改變你們準備得如何？』你改變系統不是為了用不同的方式來評估教師，而是為了讓教師體會教學法的改變是否重要。」

瓦倫西亞學院（Valencia College）是佛羅里達州中部一所大量依靠兼職教師的社區大學。學校提供證書以及加薪來鼓勵教師們參加 60 小時關於專業發展的培訓，以此來改善教學。

教務長兼學術事務副校長 Isis Artze-Vega 說，在學院招收任何人之前，我們就開始強調我們很看重教學。教學討論從招聘過程開始，隨著教職員工開始工作而繼續，並隨著他們通過詳細的教學評估過程而擴展開來。

但克拉克指出，這些討論也在研究型大學開啟了關於如何在教學與其他優先事項中取得平衡的複雜話題。一些教授抱怨說，越來越強調卓越教學可能會損害南加州大學招募頂尖研究員的能力。她反駁說，這種轉變只是大變動中的一部分。

「我認為十年內，沒有改變對教學的看法，沒有改變評估和獎勵教學的方式的大學應該剩下沒幾間，」她說，並補充說高等教育忽略有關教育學的研究，引發的後果要自負。「如果我們想要實踐我們的價值觀並創造一個更多元化、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那麼我們必須承認，相對於調整我們的模式來適應學生，要求學生來適應我們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撰稿人/譯稿人：Beth McMurtrie / 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10.20) The Damaging Myth of the Natural Teacher---Despite decades of evidence, good teaching is still

considered more art than science. That's hurt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alik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the-damaging-myth-of-the-natural-teacher>

